

旷世风流丛书

◎ 王朝柱 著

与周毛恩泽来东 长征

■ 长征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，它以独具的魅力引发产生了许多感人之作……

■ 以毛泽东、周恩来两位历史伟人为切入点，高视角、全方位地揭示长征的奥秘，展现伟人的风采不同凡响……

■ 史实勿庸置疑，内容丰富精彩，气势博大恢宏，颇有高屋建瓴之势……

● 中国青年出版社

● 王朝柱 著

● 中国青年出版社

毛 泽 东
周 恩 来
与 長 徵

(京) 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/王朝柱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1998.1

ISBN 7-5006-2763-7

I .毛… II .王… III .报告文学 -中国 -当代 IV 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97) 第25489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27.25印张 4 插页 653千字

1998年1月北京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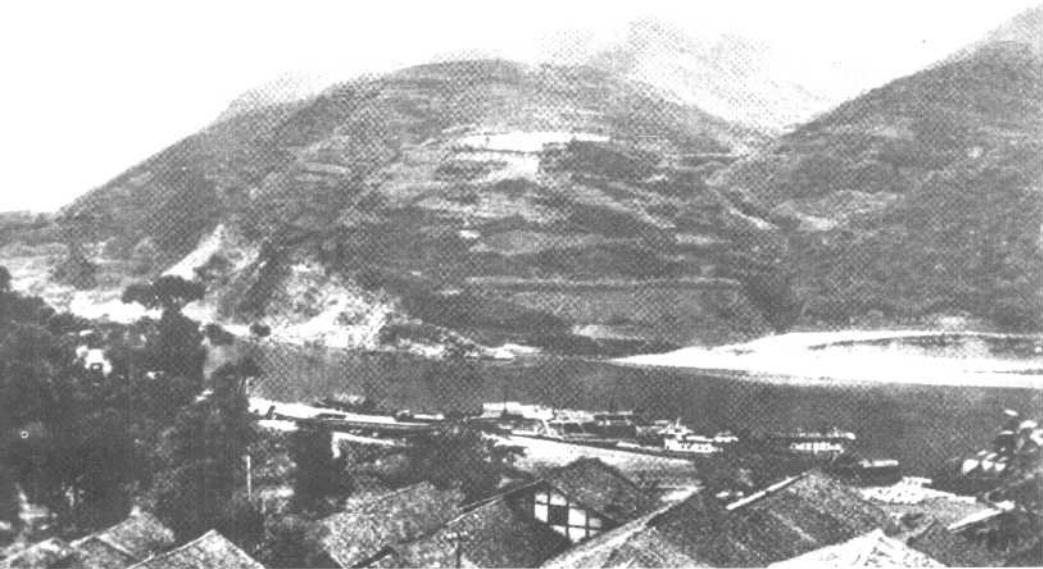
定价31.60元(平) 36.60元(精)



作 者 王 朝 柱

作 者 简 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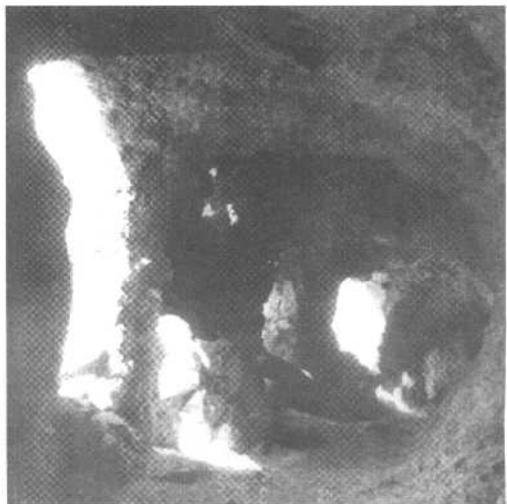
王朝柱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吴桥人。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。八十年代初弃乐从文，相继出版《李大钊》、《爱的旋律》、《女囚徒》、《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》（三卷六部）、《功臣与罪人》、《谍海奸雄》、《政坛败将》、《王昆仑》等史传文学作品；同时参加创作了话剧《决战淮海》、电视连续剧《巨人的握手》、《张学良将军》；电影《龙云与蒋介石》、《长征》等剧本。现退而不休，笔耕不息。



▲红一方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——元厚渡口。

◀红一方面军二渡、四渡赤水的渡口之一——太平渡。

▼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渡
过金沙江后，在皎平住过的山洞。





▲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秦邦宪（自右至左）长征到达延安以后的合影。

▼红一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懋功（今小金县）县城。



前　　言

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。长征以它那特有的战争魅力，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无穷尽的精神力量，而且就像是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。

长征自身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。作为军事家角逐的战场，它打出了战争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；同时，它还在这特殊的战场上写出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。作为政治家表演的舞台，它再现了各种不同的形象；同时，它还在这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折射出了古国文明中的治国思想。毫不夸张地说：从任何视角、任何人物——上至领袖，下至普通的红军指战员，都可以写出一部有血有肉的长征来！

但是，笔者选择了毛泽东与周恩来。

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是全世界公认的伟人。他一生有过许多辉煌的业绩，其中长征尤为中外各方人士所推崇。纵观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，他们一生所关注的是政权。毛泽东也曾多次直言：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、“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”等。毛泽东在三百六十七天的长征中，不仅以自己的军事天才领导失败中的红军走向胜利，而且还利用手中的真理——马克思主义，战胜了中央主要领导博古、李德等人的军事教条主义，战胜了恃强自傲的张国焘公然向中央夺权以及分裂与危害党的阴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毛泽东有坚定的信仰，而且还能认识毛泽东有着高明的斗争策略。对此，彭德怀曾说过：“毛主席同张国焘的斗争中，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。”“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。”这话是公允的。

DJ100/01

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。他的组织才干、领导艺术、党性原则、人格魅力……深受中外人士的赞扬。随着时代的推移，周恩来作为东方道德的代表，不仅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，而且也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广为传诵。周恩来在长征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：他不仅领导与协助毛泽东把失败中的红军引向胜利，而且他还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让贤，请毛泽东指挥红军。毫不夸张地说：长征途中的周恩来，是没有半点私心地为红军选择统帅毛泽东，且全心全意地支持、协助毛泽东指挥红军胜利北上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他为了顾全大局、相忍为党，又主动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。总之，在三百六十七天的长征中，时时处处都再现着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超凡的人格魅力。

上述两点，就是这部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》主要的写作视角，也是笔者着墨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核心。

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》从构思到完稿，前后经历了十多个春秋。在这期间，已经驾鹤西去的电影大家——丁桥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找到笔者，希望我能把这部书中的有关部分先改编一部电影。我答应了。后在已故的电影界前辈陈荒煤、大评论家冯牧等的帮助下，我数易其稿，终于完成了《毛泽东在长征中》电影文学剧本。

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》是部史传文学。第一，它写的是长征这段历史，这就要求笔者要以正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审视长征这段历史，裁取有关的长征素材；第二，它写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伟人在长征中，这就要求笔者不仅要准确地运用有关史料，而且还要比较客观地评说他们的业绩；第三，它是文学，这就要求它要具备文学的属性。因此，有关长征中的环境氛围、所写人物的内心活动等等，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合理想象和艺术加工的。还应当说及的，为了纪念相继仙逝的丁桥、冯牧、陈荒煤等前辈，为了感谢关心过《毛泽东在长征中》的何静修、黄允升等同志，凡在电影剧

本中已经文学化了的情节、对话等，大都用在了这部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》中了。这就加强了这部史传的文学性。

笔者希望这部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》达到这样的目的：史学家把它看成是一部写史的文学作品，普通读者从这部书中认识长征、认识长征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伟人。但是，我希望有一天——百年之后，人们把它当作一部似《三国演义》这样的历史小说来看。唯有这样，这部史传文学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》才有它经久不衰的生命力。

笔者写作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，以及本属于其他学者的著述，现摘其主要作品附拙作之后，以示最为诚挚的感谢。至于那些未注明且为拙作引用的数以百计的著作、回忆文章等，笔者也在此鞠躬致谢！

最后，笔者还要说及的是：没有长征，没有毛泽东、周恩来以及有名或无名的参加长征的领袖和英雄，就不会有这部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》；同时，没有上述师长、学者的推动与帮助，没有其他相识或不相识的专家研究的成果，也不会有这部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》。因此，如果这部拙作有成功的地方，自当属于他们。如果出现了败笔，那是笔者的责任！

作者 一九九七年三月六日于京城万寿寺



上 卷

第一篇

一

北国十月是全年中最美好的季节。在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，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欢笑。就说是在那有五花季节美誉的深山老林中吧，也不时飞出打柴人的歌声，或登山人的笑语。如果再仰望那蓝蓝的高天，以及在碧海长空中飘浮的白云，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说道：

“啊！多美的秋天……”

但是，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北国却是十分凄戚惨然。大地荒芜，满目疮痍，再看看那遍野的饿殍以及那累累的白骨，再听听那“左手拿着瓢，右手孩儿抱，离乡背井把饭要……”的歌声，大有不寒而栗之感！不知情的人们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：

“啊！一九三四年秋天怎么了？……”

十月中旬的一天，铅似的浓云重重地压迫着大地，淅淅沥沥的秋雨就像是潸然而下的泪水，又给昏暗的大地蒙上了一层雾似的白纱，也给逃难人们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难以消散的愁云。就在这时，远天隐隐传来隆隆的响声，四处流浪的人们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，几尽本能地循声眺望长空，遗憾的是低垂的浓云遮住了视线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隆隆作响的马达声越来越近了，不知是谁喊了

一声：“日本飞机又要下蛋了！”雨中的难民有的卧在泥泞的庄稼地里，有的不要命地四下逃散，再听听那男人喊、女人叫、孩子哭……真是惨不忍睹，悲不忍听！读者看后一定会愤然地骂道：

“可恨的日本侵略者！……”

但是，今天在长空中翱翔的飞机不是日本人的轰炸机，而是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专机。为此，读者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：

“蒋介石不在南昌组织实施第五次‘围剿’计划，他坐着专机到华北来干什么？……”

蒋介石为完成一统天下，安坐九五之尊的宝座，首先实行了“削藩裁军，一切权力归中央”的计划。为此，他相继发动了“蒋桂战争”、“蒋冯战争”、“蒋冯阎中原大战”等内战，终于打垮了诸地方实力派，使得冯玉祥、阎锡山、张学良、李宗仁等这些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称臣。接着，他置日本侵略于不顾，在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既定方针下，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，尤其对江西朱毛红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军事“围剿”。但是，出蒋所料的是，自一九三〇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，对江西朱毛红军发动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次军事“围剿”均以失败而告终，损兵折将达三十万以上。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，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；继任者何应钦，因二、三、四次“围剿”的失败，怯蒋谴责而惴惴不安，遂被蒋介石发往北平，去办理对日妥协、出卖华北的卖国外交去了。因此，红军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！

蒋介石痛心于以往“围剿”红军的屡次失败，并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一些道理，遂改弦更张，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，一面调整部署，一面调集一百万大军、二百架飞机和大批军火。为实现“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、修碉筑路、逐步推进”的战略，特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，陈诚为前敌总指挥；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，指挥蔡廷锴所部；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，指挥九个师又三个

旅的军队；用重金收买南天王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。这样一来，就把红军困在了赣北、湘赣、粤赣、闽赣之间，再“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，企图构成包围圈，断绝苏区物资来源，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”，进而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是年冬，陈铭枢、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，在“围剿”红军的东方打开了一条缺口。如果当时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利用这一天赐良机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很快就能被粉碎。但是，博古等人顽固地坚持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路线，致使福建事变很快失败。同时，蒋介石重新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，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，转头进攻中央苏区，使得蒋介石的“步步为营、堡垒推进”战略得逞。加之，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与博古等人执行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、“实施短促突击”以保证“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”的“左”倾路线，使得中央苏区日蹙渐小，红军将士伤亡逾万。待到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被陈诚所部攻陷之后，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。等到红六军团奉命自湘赣突围西去之后，蒋介石认定江西“围剿”红军的大势业已完成。是年九月，蒋氏在庐山曾得意洋洋地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“湘赣边红六军团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。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。”

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，蒋介石召来了他的重臣、策士杨永泰，考试似地问道：

“你看我的下一步棋应当如何走？”

杨永泰，广东茂名人，生于一八八〇年，考取秀才。一九〇一年入广东高等学堂，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，毕业后，遂入政坛角逐，并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“政学会”（即老政学系）的成员。随着曹锟贿选后的国会的消灭，政学会也寿终正寝。十年之后，杨永泰

挤进了蒋家王朝的大门，并沿袭古代权奸的衣钵——“结纳近臣，察帝动静，故奏对皆称旨”，着手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，同时还向蒋介石身边的人打听蒋氏的“起居注”，故向蒋氏条陈时事意见，往往“报可”。结果，他逐渐取得了蒋氏的信任。正当蒋介石准备实施第四次“围剿”红军计划，且又忧心忡忡地感到没有把握之际，杨永泰抓住这个时机上了一篇万言书。据说它的主要内容是：阐明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理论，主张“安内”（即“剿共”）必须用七分政治，并提出了所谓“政治剿匪”的纲领与方案。蒋介石看后“龙颜大悦”，立即擢用杨永泰为豫鄂皖“剿匪”总司令部的秘书长，着即“随驾亲征”。待到南昌行营成立不久，蒋氏完全接受了杨永泰的所谓“剿匪要用三分军事、七分政治”的主张，并把行营庞大的组织机构简化为两个厅：即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，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。从此，杨永泰得了一个“七分厅长”的绰号。也就是在这期间，他和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紧密勾结起来，在国民党内又逐渐形成了“新政学系”，公然与其他派系争宠夺势。实事求是地说：蒋介石第五次“围剿”红军得以成功，除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执行“左”倾路线外，杨永泰等人搞的这一套反动方案，并同“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”，也是重要的原因。

杨永泰作为一名策士，不仅会审时度势，即知道“围剿”红军的态势发展，而且还能准确地揣度此时此刻蒋介石的心路轨迹的变化，因此，当他听到蒋介石的问话之后，即断然地答说：

“委座，我看您应当把江西剿共的事放一放，到华北等地做一些安抚工作。”

蒋介石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，他一听杨永泰的口气，就知道这个策士已经猜出了自己的心事。他为了进一步摸清杨永泰的全部想法，又有意地问道：

“你是怕国人骂我不抗日吧?”

“也是，也不完全是。”

“你是不是为了回应共匪提出的抗日口号?”

杨永泰微笑着摇摇头。

“就是嘛，共匪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，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，从困境中逃遁。”

杨永泰信服地点点头。

“这也证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是正确的，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。”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杨永泰的表情，复又加重口气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，“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，聚而歼之，不使漏网。”

杨永泰自然清楚蒋介石如此讲话的本意，并不是测试自己对下一步“围剿”红军的战略设想，而是有意考察谁能猜透蒋氏下一步棋的动向。对此，聪明的策士明知不答，或巧妙地顾左右而言他，由蒋氏道出——有意满足蒋氏作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虚荣心——进而达到自保的目的。但是，杨永泰或许是过分的聪明，也或许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使然，他不仅没有向当年刘备学习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之道，反而大讲特讲华北自“塘沽协定”签订一年多以来，长城内外与黄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。当他分析了日本侵华企图以及冯玉祥、阎锡山等实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绪，再次举起反对中央的大旗之后，遂又直言道：

“华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抚慰，日本步步进逼的行为也需要委座去做个姿态，至于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实力派，委座也应该当面晓以利害，给以颜色。”

对此，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杨永泰并没猜透蒋介石的心思，他再次认为自己献策有功，遂暗自欣喜，告辞离去。这就是杨永泰的悲剧所在。自然，这也就是